



奏議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八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楊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

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
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
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
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領西走
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外禦若不多為
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
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
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為肇
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人其捕

賊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一作指射兵士
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
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
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
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
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
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
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

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
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
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
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為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
江淮深慮趕趁一作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
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
縣尉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
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彼
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
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及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
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
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
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君朝之
臣急仲淹材名著甚眾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
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臣等大用蓋

藩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悉歸
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任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
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火居柄用
柔儒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
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
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
皆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
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裨伏
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
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旨指揮或尚

交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
如仰請若實果不如即須自求引進以副中外公議耳
集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 同前

臣聞河東近且累奏者宜探得吳賊點集兵馬伏
於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年未許事許深慮
狂賊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者
部皆明鎮始是材臣未請戰陣副部軍趙振人品庸
功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沾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
權至將帥而在廷出遂致敗誤雖行責降不及著年

和經兵備全無賊馬火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
病老全無不堪戰鬪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
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
無一戰將又有趙根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
寒心為有諫事莫在朝廷其趙根伏乞速下本路體
量如少壯老病不任人不能歸散統別委將臣竊以
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養養邪將之慮而比二處
為慮如此亦非趙根可當若使臨事貶誤悔恐不及
伏望聖慈深恩大計制得此一老病敗事之人臣進
再請命除事宜劄子月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
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
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地屢
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驚駭者皇旋發兵
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
滅則其殺害人民為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
城邑則患禍不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
招拔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
強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
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

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知作王倫所過楚恭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關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蓋由法令不峻無所畏稟官吏見知一作朝廷寬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法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自効俟賊破日却議叙用仍今後用此為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劫不尋時關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叙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些小賊盜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補致走透他處及遺散

後別地分地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法其一作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地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及與州縣為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今所在州軍指名抽

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

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為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為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况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

端士一作端正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

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一作敢欺罔朝廷

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尚敢欺罔一作人主其

餘讒毀忠良以是為非之說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

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

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為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

一作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

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

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

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

制知非急務故恣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

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

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皆不與聞

已行之後事湏彰本縱有乖謬却欲論列則追之不

及况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

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一方累有事宜處置多謬者皆

由大臣自無遠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

國大事度外是湏知而不可祕密者如此虜去年有

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
如此事之類皆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著
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
見兼又使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
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
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
要見本末則各三四官更至兩府討尋供折而使大
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
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先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
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日為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頗有奏報朝
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
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
欲如此以臣料之為近日言職事者多朝廷欲人不
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
尚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壅蔽群聒杜塞入口
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
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監
操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

人欲為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
元是本职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
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
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
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
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秘密臣因此更有完請事
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伏欲乞
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
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轉臣為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
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改復舊制欲乞足
過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
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請兩府請問朕知審實
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
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扣了與未了苟實
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

虛身納之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
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茲計妄有請求竊以戎使
貪憒性同犬彘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
屈就謂我為弱知我可一作易敗故添以金繒未滿其
志更邀名分神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
西事攬以為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
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必皆通
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
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
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

機先然有臣竊惟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
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
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
兩意雖非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
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
此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
為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
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
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
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

定一路最為要害張存晉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
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
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
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
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一作有秋風
漸勁虜虜一作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
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
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朝群臣自此震懾百事自
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
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致令之出漸循舊弊言事

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入利害
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
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
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發天威督
勵臣下仍一作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
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策沮止
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
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
以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
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杜稷

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劫率多在
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
為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知根本內
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有辦事無以核信今軍帥皆
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
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
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
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志武備如今日者兵

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旺
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瑛李用和等衛天子如
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
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想與狂悖
今年元昊妻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
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
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
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遠無
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
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

官及選試班行方路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為垂濫試中者儘堪借職縣尉參一扼而巳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北所以困天下而敗一於一作取一作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共非則盡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恩求擇俟其臨惠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

不次以用八難直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各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一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一作仗一作固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二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

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
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
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
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較一作
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
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
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
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
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
兵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

萬兵出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一人百
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為皆級之制
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
事則坐成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
之卒而遞遞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
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
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
兵便利其始稍增舊然非使太優常役其
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
減冗費以得精兵此之為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練之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議具奏聞伏候勅旨

奏議卷第二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仍先先一作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雖未曾曾一作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約和此下若更因一作

更駁發駁一作論軍中選將劄子為易得為字上疑

奏議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九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

慶曆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為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

改夙夜思惟一作定路總管見朝廷以郭承祐為鎮國家用

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

下生靈細一作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

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一作人付以重要一作任後

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一作差人或問於大

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矣有甚者欲塞人言

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一作者臣亦常聞此

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

乎蓋不力肯一作求之耳今不肯勞心二字無選揀一作擇

越一作次而用而字有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

計一誤不一作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

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則字有別未

有人難為換易四字無此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

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一作別人用臣謂作野一作今

日注用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如字無承祐

者凡庸三無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

令官有築用字城幾至亡變豈可也由此一路道一作臣

謂朝廷一作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欽

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黠虜狂謀

禍端已兆中外之士二字能見國家起忽戎患地武北

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以改誰不謹愛前

者劉六符之卓來使朝廷必耻就議蓋為河

朔無可自無恃難與速力平頃至意苟和

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且多方汲汲二字無

精意選將臣先為禦預備猶心不及豈是因循

守例輕任用小人之目的也也無字共郭承祐欲乞早

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缺若

欲錄其勤一作舊優其戚里之恩則官序祿足可養

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必思大計不憚改

為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官伴劄子同前

臣風竊一作聞朝旨一作廷欲以殿中丞任顯管領元昊

遣來一行人等一本此十字臣猶知元昊此來全

無好意四字無此未肯稱臣一作有索物太多其志

不小一作必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心無此朝廷區區作

必不待保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等

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

繫者大凡兵之使入無大國必須窺伺將相

勇怯觀察國家強弱若如見朝廷威怒未息一作

事勢一作意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思拘留二字此作十

莫則必有斬使出使其偶得生即自為大幸則我

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擯國威過加厚禮先為

自弱長被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事論愈事難

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必不成

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作

一班行人有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無

字來者漸更一作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作本賊字

轉自強我轉自弱美字况聞郡良佐昨來往彼僅免

屈辱而還則彼雖戎夷一作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

須極驕強辭以圖相勝若能無先薄其禮以折之

亦挫賊一作謝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

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一本其辭而此於前次更

何減至於監視饋物館一作待傳道語言一了幹作事班

行足一作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無此

針雖尊寵無來人厚加禮遇一作而不從其請則元

昊不免出兵二觀此次寇即輔也逞作彼忿心等

是不和何必自虧事國一作體不若急備作邊備以

圖勝一作取進上字一作意一作前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

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

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

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

肯妄呼人為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

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

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訛中國而已今

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已下名
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元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
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元
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為祖於禮非使故當以
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
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
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
廷議近聞似此見元昊再遣使人將主闕下下無和

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謂新勅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

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愛國者人

人各為陛下深思極慮一作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遂

夷狄之姦謀口云云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作曰天下困

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日羌夷

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也一作

屈就之羞全無緘患之實一日自屈志三此講和

之後過一作不一作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一作以一作為一作後圖

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一作料一作之事可知蓋慮纒

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一作為患轉一日縱

使元昊復稱臣一作有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志後
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一作攬通和之事以為
已功過有邀求遂與女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
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
一作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
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
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一作有大事必須廷議
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
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
秘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

能掩蔽一作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
無所長一作自用廟謀一作未晚其元昊請
和一事一作於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
廷議一作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
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作世下有
九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同前

布臣伏自一作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
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朝
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為目前之事能慮嚮

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
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
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
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眾議
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剽掠
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
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
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
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
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

能善戰蓋由我自縉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
不失所則有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
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
足任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
後之縉謀戰非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天患則所損
猶少此善弄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
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差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
五一日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日無識之人欲急
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
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

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不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在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

和而偷安利在目前和後大患以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息於庶政一作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

謂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或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同前

臣竊聞是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一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為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法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一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

料邊防須為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奕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從不意以出一作也攻子奕或被拘留或遭危害以為中國四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奕端坐延州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持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如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奕之然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必請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是賊為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其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漂延歲月不拒絕

之則只當因知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為謀以求勝算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繞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果一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為闕錢累於東南

剗刷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聞皇結
民必無藏鎰故淮南近歲號為錢荒不知紹寧纔至
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
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
人力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
之為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一作輩皆剗刷疲民進
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誑一作驚
劫後繼以蝗旱為孽民間困窮尤要撫存而紹寧欺
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一作持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
強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
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一作朝典其所進錢伏
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卹外方防禦茲更刻
剗之意取進上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
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
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志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
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
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
苟失為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

語音訛謬又其為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
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
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苟一疎脫取笑
於既不可預教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疎脫取笑
四夷其孫林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林人
情尚執守一作前議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
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隗虜君臣頗為強黠中國
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靈前耻雖知未能其如後
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

奏議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

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
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作時有一
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
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
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致張海郭貌山等又起
京西攻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
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
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
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
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

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
便為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
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弃別奪民間生
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
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
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
置兵最為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
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強已
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准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同前

臣近為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
州郡置兵為備風聞朝議已弼起請施行其餘
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
病貪賊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
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
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為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
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
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
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
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

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下一作堪使用
一作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為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
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
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
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
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
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邳州知州王昌運老病
腰脚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內州
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
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為通判三

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大中書有一人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使敢如此者蓋為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為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為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黷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欲

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感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益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事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大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一作特出齊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虐為搆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況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為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居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與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法一作改一作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狀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

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為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後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盜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典刑獄張師錫為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

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為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為樂以危為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率輔問朕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一有軍賊數不少想其為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及一作早聲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群臣上言者皆為自來究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
從之臣內有姦愴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
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
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
一一作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
選一作只用一作材識不限資品往往有州縣官一有一而
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
下不足以備訪問一本有之一人主因之薄一本其
持遇迹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
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

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一却令中書除人致於
內一制則是思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
作一字一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資用人
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一聖一明
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
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江以夷簡
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一存一作
黜紀綱大墮二十四年一作十年一問壞了天下人臣大

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
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收亡者蓋其在位
之日專奪國權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一作敢指作
發適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
天慶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
明之德日新一作日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察
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
偶不發揚上一作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污斧鑕是陛
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
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棟讓臣乞因其

來議便與襄罷別檢山來字和致仕相宗舊刻與一
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恥使在受國家
過分之恩仍慮而乞子弟息澤緣夷簡子弟因父
旒倖恩典已極今遺部多事外面臣察幸苦者未嘗
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賂忠賊子弟不任
加恩竊恐朝拜貶湛賞之職未弭物論其子弟欲乞
更不議恩典亦進

論呂夷簡子弟受官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悉
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許肯言而行知

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所僭不得奏薦班行勅旨續下後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來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尚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思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為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云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旨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為整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

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整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進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開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之臣以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頗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

四夷內安百姓致使一作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
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
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
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
夷簡當此病廢即合社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
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
議一作豈可暗入文書一作感天聽況夷簡患攤
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一作必難自寫其子弟
輩又不少舟一作漢防作偽或恐漏泄於外尤為不便
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詿必不聽納但外

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
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見今中外群臣各有職事苟有關失自可任責
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同前

右臣等伏觀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
國朝將帥有威名勲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
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
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
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

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擇一作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絲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乃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為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在試仍下所居州縣鄰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加一作尋該臣等職在諫

詩嘗補闕遺見國家勅令已行而百失大信及上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觀赦書寄文去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土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况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目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為跡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

不宜在侍從之列則茲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
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泚姓名蓋其穢
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
泚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為肘
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拜如此清明更要此
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
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
人足矣候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
示天下尤足以敷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
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皆是
光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時廢棄終身
不齒當時朝拜亦不至之人泚在朝封過失極多若
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必舉其忠則害
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
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泚之為害出於天性
恐不能倭改竊慮依舊諸般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
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變毀
之避取進止

再論李泚劄子月前

臣近日竊聞李泚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

肯便行須得法自上章求一作出方敢差除臣謂李
神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矣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
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
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
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實罰
之柄不由明主自并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
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
書必未一作未必肯并若不自退則一作別無人敢差臣恐
自此小人轉為得計不肯俊心進賢退不肯者宰相
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為陛下除去姦邪賴

陛下神明洞分邪心又不能便依聖旨自與差除更
須曲收人情優假群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
李淵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慈蓋淑二三十年出入
朝廷為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并去左右莫
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
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
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都使天下皆知此姦
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

論慎出詔令劄子

臣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
宗皇帝初嘗詔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
者許諫官論列蓋勸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
褒美陝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陝西為晉日營青
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為為研人甚多
却人戶一此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傾天造塔
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
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
拜咫尺絕不仰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其美
民為害之人也博生怨謗臣謹

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此一作獎諭蓋失於採訪不知
咸處置卞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
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勸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
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
遂待卞咸為材一作能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
諫諍不可不言二十四

秦議卷第四

論京西賊事劄子嘗有後時
嘗疑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鄉兵弓手此下等字前後三次此

一有書字

論盜賊事宜劄子戒勵勵一作勤外處無兵外一作如誤

論李士不可令中書左除劄子上意一作聖意

論呂夷簡劄子二十四年作四餘國權一作主權

論李淑劄子穢惡穢字下一人主力自除去

奏議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一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為鎮定高陽三
都部署竊以此戎險詐必與國家為患北面之事常
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
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為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
堪為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
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
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為小事而忽略

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亦有以天下
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緣任以非人如
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關都
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
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
草且行縱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
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一作德輿為鈴
轄關却都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
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當用意求人一旦昌言
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

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
朝廷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
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
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為慟哭臣思
朝廷所以用人任用之弊蓋為依常守例須用依資
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
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
來何復可得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
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
肯公選不才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

之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
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難卒然而得即乞於
沿邊州軍選擇州將以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耶北
使姓名稍達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
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
之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竊
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 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嘗極言論列然相次盜賊
漸多乞朝廷早為禦備凡一馬國家憂賊盜者非獨臣

一人前後言者甚衆皆為大國賊并都不施行而
為大臣者又無孽書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
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巴西州縣又遭張海
郭貌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焚峽
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
餘火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却一作沙彌鎮許
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却堪潤鎮此臣所聞目下
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
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
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

者未滅續來者愈更一作多而乾象愈差謹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延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或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

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補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死宜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何術可為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強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論議甚多伏乞合衆群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條奏取進

論乞在張定中澄富弼等行事劄子以前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
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立帝王致治須待同心才
力之人仁粹而忠相得而用謂之千載一
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
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
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
顧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
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
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
親寫手詔知是君子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

盛事固已

必作

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

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

何事

一作用此

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欲作

物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

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

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

卿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

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

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今作世之積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

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出力凡小人怨怒伸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

舉主彌蕪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日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比言之舉官當先擇

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

官朝作

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

人者皆為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堪者為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籍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偽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

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
前只用資舊一作舊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有
二語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
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
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一作子鄭
州來者朝守傳以為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
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
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
之路廣廣之其非廣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
資例及者入二院未及者為裏行又於差除部不妨

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
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
材是舉使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
舉臺官者多徇親戚舊一作舊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
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
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
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

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開奏若因循不
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
得知並當勘罪重一作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
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年老
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
正已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一作恣
其劫掠其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
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
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託不早移換致
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

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
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
使國家號令弃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盖由上
下互相家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
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
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
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
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

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
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今諸
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
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
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
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
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頗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
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
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作
信則更無稟畏必劾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

於作事之初尚或循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
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勸教之事或謂洎等於少
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
効徐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
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
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
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南
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
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
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為例是則朝廷

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泊等一兩資一作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未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止學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

意以其當西六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耻者假之既不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一作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

孫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惟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立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得一作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一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薦子弟入館閣

此蓋朝廷為見近年貴家子弟壘在館閣者多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為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受膏梁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為眾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選補籠圈雜文館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待從清班不至冗濫

論李昭見劄子北面比即繼過便不復留意有前

字全秋用作三對悔何及之之謂又

論之三張亦又又無伏雨作力主

此有張字一必不自怠自懈急而沮難三執此

論臺官劄子資限選舉作考起自蓋自用資限一作報

論京西官吏逐處逐以葉當合自節

論舉作之時劄子轉運吏統所業事一館閣闕人

子

奏議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二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洛陝西劄子度摺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

琦等奉命巡邊本為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為

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敵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

上機宜正須亟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

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由從竊以勝敗之間安

危不戰料琦等如此奏求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

至敗誤臣謂且令奇特在彼據過則朝廷以不成商議

自可以持重不煩就令議方未次中道召還則是
使賊知朝廷意正必和自先免備況事無急勿何必
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奇等
在彼謹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即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試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囊來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
意雖肯稱臣一稱受而尚有數事數求未審朝廷如
何要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德之實能知彼者
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同天祐
計者昧於遠見深彼為謀乃一時之暫安召無心之

後患自為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殲首痛心實
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善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
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窮而求和稍能說事者
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窮則正宜持重以裁
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緡助成其計昨知定
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囊所許乃二十
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
三十萬一旦劉六符登求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
一有許二十萬到財作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
四夷窺見中國漸謀勝一作籌惟以金帛告人則邊

川省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足瀕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戢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從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一作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蓋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況蓋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茲細一作不分若使賊指一作石萬之蓋以鳴邊民則敵年之後皆為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為日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慢惜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之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

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欺訕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一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為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

可進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
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一國
穿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
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
利極鮮若和而復動五字一作其患無涯此臣前後
亦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
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
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日賊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賊

使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觀去年朝廷命賈
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
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
之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一作要供軍費凡
為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
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
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養求食
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
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
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

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為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為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踰違不一无踰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不二字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患一作患而此三人不法一作已各如此若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死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

問其出入可恣所為或其性本闊略偶不點檢誤入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已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一无則字可以常為不法臣恐既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勦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 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師効力之際旦夕來三特

近傳聞燕度勦勦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扭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土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秋青神世行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甚官上言滕宗諒支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勦勦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宣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第向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

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遍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愛嗟搖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勦勦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勦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搖動邊鄙其滕宗諒

伏望速令結絕仍乞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
勾追之意無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從便冥不
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次一作
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况是陛
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
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鞠獄枝蔓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勝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搖動
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慰邊臣今日又聞度輒行文
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

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

二大比較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故意外侵

陵乃是輕慢朝廷舞文弄法一作舞弄文法臣每見前後儉

薄小人多為此能得一刑獄勘鞠踴躍以為奇貨務

為深刻之事以邀強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

必速所以虛張聲勢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勝

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

生事正違推勘勅條況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宣無使

將君命而行不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

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

為邊鄙所輕為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
度論於國體深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遠於條
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陵則以
下將帥無辜遭其凌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獄
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伏一作乞別選差官
取勘結絕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為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
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眾亦聞狄青曾隨張亢
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

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
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
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設不過
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
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
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一作三兩可惜因些小公
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
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
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
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憂憎但慮勘官

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鞠一旦之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一作要籍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迭致光化兵士亂作一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我其如兵亦素驕處峯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常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

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編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旨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洩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所患若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為黨與

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賊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本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等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與酬將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為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為然伏乞採臣此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听在張榜使賊聞知所貴殺賊之人懷疑不納但

無謀主尚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一作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稟催督一作提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無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為頭項不少部分一作進退須要統一指蹤一作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稟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及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鬪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迥避空作往來或

恐進退之間號令不一致茲運道未見成功今雖賊
奏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困獸猶鬪不可不虞
死命窮一作寇恐未易敵合早除剪仍一作須
督責況蔡稟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
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稟自到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
聞欲加一巡檢致得兵士喧譟幾至生變苟或如此
張皇竊恐別致生事其蔡稟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只
委杜杞一面催捉破得一作專一早能一作了當取
進止

論江淮官吏割了目前

可思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蔡已到多時而尚
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寬貸臣聞昨來江淮
官吏或欲物獻送或望賊奔逃或獻兵甲或同飲
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
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故爾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
綱墮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
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弃
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
吏亦須輕怒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
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弃城獻兵

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
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
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濶之臣因循寬弛
使朝威不振綱紀遂廢今已壞之至以而猶不革前
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是仲約等請法至重俱合
深行議苦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
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
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
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
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

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
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
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
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一作在朝廷權要之
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
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
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群下則庶幾國威
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宥
取進止

奏議卷第六

論方今惟請經略陝西劄子如何之狀

論西賊議和狀彼者彼一作一旦一作字一忽肯而辭一

議此字下

論勘勝宗諫事劄子支用錢多錢一作用在慶州日

一作憂嗟為難獨有論奏編

再論燕度物獄技劄子虛張種

論乞不勒獄青劄子必不似魯宗古故意必非字一一作

論江淮官吏劄子情法一作

奏議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

諫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洸等所過州縣
縣尉巡檢有迎越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
避者有彼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
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內得一捕賊可使之入則必
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勸苟或未能善構須懸賞以待
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之部選人區區自出身以來
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行檢縣三年之內大小賊盜

獲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必強劫解賊亦不為
以據於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緘細之文執尋常
之例謂其所獲雖有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為勞
績臣料一作天下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
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
使其縣民結為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其
便之法為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
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
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俱與臣相識
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若何可勝數竊以

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方今急要之人皆朝死常令

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謂事件其書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功甚多但為有司拘守細碎

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

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者勞能即乞不拘常格

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臣謹天下群盜縱橫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

大而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

盜者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

如捕盜去惡但要寧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

將捕獲假如全欠強盜禁針巡檢以死命鬪
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理為勞績其等文之
等如此極多私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行

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
策皆欲使民結為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
吉水將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劫賊不敢入其
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
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
又使民間以為便到區法須行伍保之法於

天下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
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
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
主將自置官稱着黃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
使其不敗為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
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
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

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
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一作會已及半年未能斷遣
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
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逆奉順陽縣令李正已
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
敢如此者蓋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
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尅
勢從此轉強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
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說婦人女子之仁尚
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

於光化市甲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事
正已仍聞已有些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
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
迂懦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
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同前

臣近為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名曰薦國
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畏愛乞却令依舊
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劄狀奏
乞李允知監正與臣等所言將合臣等職在諫諍事

無大小只要上監朝廷下叶初議今來所薦李允臣
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
有惠政當此軍城一作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
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
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今又
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
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 具李允伏乞
依光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為酷虐兵士致兵士等

作亂攻劫州縣一作劫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

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

朝廷慎於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

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罪法則

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

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

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復其棄城

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

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

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皆送金家上

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有網者臨難逃
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
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為賊有陸州縣
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
不疑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
好行姑息漸有息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
此大過生如此大惠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
不知一作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
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 慶曆二年

臣伏見近路大雪即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
陝西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
小兒不口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未
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
其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恤仍聞京西
東大雪不上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無積穀賦無
所出致貧民起為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
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
賑卹或蠲免稅租蓋以所放者必不損國用又貧民
疾苦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以不怨嗟不必頂待

災傷廣闊方祈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類
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於賑雪後飢民劄子 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飢寒之人甚多至有子
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
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
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之絕今大雪已及十
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絕矣况小
民哉雪於農民雖為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首
民所苦急在日前日之以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

官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
臣遍錄民間貧凍不能自行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
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
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
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
移稅賦或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卹若
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于京邑則大雪
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乞聖慈特
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廷劄子 同前

臣進聞澧州進柿不成之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
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
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
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恃藏伏之禍在後一
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虜戎南則湖嶺凡與四
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
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
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人張海黠死
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與州又
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西

法雖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
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
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
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太兵
之象又出太平之道道無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
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一作凡於戒懼常合脩省而
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
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
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
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

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
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
等小袁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
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
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
耳臣見今年一作頃見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
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
臣察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
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
進獻所以彰示聖一作明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
又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同前

臣近風聞中因皇女降生於左掖庫取綾羅八千
疋染院工所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
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
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
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顯
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馮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
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
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
皆速致禍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

之陛下近一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苟氏之類當其被
寵之時一自恣不早裁頃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
不張氏李氏一家子昨自脩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
謂與楊尚氏一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
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
知陛下欲一惜保全張氏或欲一庶幾而敗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一謙儉不至驕盈一八年天緣羅豈是
一作張氏一人獨用不過一支一作人而已乃是枉
費財物盡一衆人至於中外一識議一陛下自受以此
而言一廣散一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

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
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
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
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一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閑人自
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况
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
修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
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劄子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脩防城器具民間配率

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為無木植
送納盡伐系拓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仗之源租
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絕其根本使民無以為生
至於供出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
下公私匱乏者治非夷狄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
剥疲民為國歛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
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
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
聞澶州民業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劫
此伏乞早賜旨揮禁絕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

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
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稅竊以軍
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免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
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
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稅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稅賦已送三司商量
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
定一作稅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發民欺隱
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

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洛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初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察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為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進一有耳字

奏議卷第七

薦李知允光化軍劄子允臣下少失選一作不

論韓綱棄城劄子其棄城一作棄在處城一作到

論乞救賑飢民劄子京西東一作京西免稅租一作免

論澧州瑞米劄子未來一作不

論美人張氏恩寵劄子以此一作以

論方田均稅劄子郭咨一作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一

帝恩賞太頻劄子慶曆四年

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下張子
手與自選人二年内遷至負外郎朝廷

勞絕

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與宣
而遷官恩賜已救重自古賞功不過

一次

不已故辨野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

曰賞勞秘書丞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
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禮

士起選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河部為名官又曰賞
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案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
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起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
外人之議不元也況范祥指出句當只入交割以次
官員或轉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失體又
於下爽為此使俸今朝臣待職在京者甚衆豈無一
人堪推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
每一差遣別物議沸騰眾日不思昔五代桑維翰為
晉相一文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今
中書方一樞知州而不能免入議請者議事無大小

只不當而已其張子道夫
權差之介中為乞
今後外差蓋出知州只委公路
賞勞之柄貴在至公今衆人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
有勞者終自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
其大小一賞而上台其別入能効則按推自可不次
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
次選任但不法於條律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乎
與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
今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推其前
又上委朝政
不可不思而

論按

飢民官子目前

臣伏見近出內庫金帛贖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庫死雞犬不食之處一作農夫業民庶救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愛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慮遠

小苦未遠天壤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

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躪之後人方不安

誠然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

更作已動而南澤天磨此月

半以來南澤天磨此月

運使等多方刻剝以貢羨餅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一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一有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為一作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一作宜速賜一作施一作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諸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擊盡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 目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雍並下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

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然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荆王劄子 目前

臣伏觀朝旨雖差朱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
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
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披忌之說陛下
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
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辨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
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
費在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
失致人因緣以為姦爾今若盡節作成仍浮費及
絕其侵濫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則將復以何辭而云
不葬臣不知一作有作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

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
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
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一作令都不一作計度而但
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
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
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初
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牛內浮費未息者一一
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
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
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遵儉葬

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後葬則非臣所
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辨則乃過言之其也然外之
與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今朝廷議者
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
者則不思財用辨否各執偏見議又不決以惑陛下
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二便葬之害不過
實物力有可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葬葬而
留之以待後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區卜之說而違
典禮二也目下減即力所易為也時豐足理或難待
喪皇叔之愆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仲靈無歸三也

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
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
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城損傷陛下養治之美五也
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荆王於國獨最尊名位最
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士

論葬荆王

後山

行事劄子

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
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
恩念民惜費之慈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
事欲愛民節用而常耗費萬人蓋謂議事之初不得

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一也所縣
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素三也
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酒以邀名譽四也苟紀此四
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汝等劫之後不可
吏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
官給不得民間科與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
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
供頓則可無庸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
令其盡行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
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項合供飲食外不

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
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已臧論仍
乞一選請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
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
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賊
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
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知恩劄子目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苦塊中便答書題
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今聞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

竊知喪禮而允良為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
流間傳說為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
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
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蔭子
弟須是一作習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
為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為藩屏全不訓誨使
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
其允良等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別行
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別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
過俟其向後改悔遷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

双諭近一作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向善不使外人
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向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為

一無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

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
亂之前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
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
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
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

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書就禍胎已一作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一作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添戎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

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也一作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為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二虜之利深乃一西域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訖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報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雖絕臣計而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圖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哺廝唯摩旃賸旃之類諸族地大力威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喃廝唯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

議和則不得攻此教族且攻此教族是賊本心所貪
間我此言必難弁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
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害易為處置和
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
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
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有臣察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
策論先後事已下而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
久則弊一節當變其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

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
而後策論使孝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以能議詩賦
節抄六帖初孝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僮以應試格
而童年新孝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事子
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林而
常恨不能如意太平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
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
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有比有司之
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
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

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
者不能濫選進考者不至疲勞一作今若不改
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華弊未及其方
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及其利害請借
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

人每年利益忠落及取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

中每二人選五百人而日限又道使考試之官

迨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弊致昏故雖有公心而

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

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改意

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

問者限以事件誤引事迹者亦限雖能成文而

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

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

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

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

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而精當則盡善矣

縱使考之不精而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

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後考則

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
問理識不至乖謬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
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
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
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抵可盡
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入至精則殿試易為
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
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
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于令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同前

臣伏觀方今夷狄外疆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
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
中外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
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列不務和同或
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
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
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
於聖朝得失邦家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
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

國文卷一百四
三
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
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為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
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為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
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一作昔日差人
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恠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
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
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却無是宗
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

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

齷齪一作齷齪廉謹不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

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

未敗誤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

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

有出人之才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

人一作撥一作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甯脫去舊例如

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

若省判雖令一作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

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

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
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今舉主擇
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
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
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
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
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

一作議科場奏狀

翰林李洙等欲復古制李詔近臣議於是
張方平歐陽脩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
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

責一作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

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東求一作以身病學

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

也臣等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人一作皆

士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

飭矣故為學制立一作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作

畿下之所趨也今先舉辨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

亂矣簡其此一無程式試一作則閱博者得以馳聘矣問

劉涇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未
謂也盡人在此材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
大義之法此數者皆一有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
肆一作新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
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為一作盡人之材者
此一無也其一有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一無此州郡
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一作之類皆細碎而無益
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二字者一作皆申之以賞罰而
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業一作取材不遺一本有為治之
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奏議卷第八

論張子真恩賞劄子材藝之人一作出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教教一作從外道運使遣轉運
論乞不致喃囉劄子具奏狀劄子五字一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而後可使一作然

奏議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

諫院

論討蛮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曆四年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上便行應急倉

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蛮賊初起一作動自果州差刘沆

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蛮事沆未到湖南又

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蛮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

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蛮事周陵差救未到又自朝廷

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蛮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

徐的往彼令專了蛮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

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
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作
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
皇應急草上之失也今刘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
周陵目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
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
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一作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
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
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
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孽

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
朝命耻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
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
一有臣字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
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肯抽
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
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同前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
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

畋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
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
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
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
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
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
李花脚等數十大一作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
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
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為散必
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蠻為害者不聞盡殺頃是招降

昨緣邵飭等失信於黃批鬼逃恐更難招誘今若
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身機不可失
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
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
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
病病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切則彼勢
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
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
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
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

其揚政等伏乞且降勅書進諭使與事宜俟彼招安
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
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
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
諭與揚政其賞與乞少遲留候合事体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
差楊政銳於討擊與邦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
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政同謀蓋蠻賊
此可招携卒難剪撲而政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

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
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
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
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
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
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巴為鄧
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
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
言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
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

殺平人遂致莫佞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飭等初招黃提鬼之時失於思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以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至思之以其新降兵由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巨亦慮請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功行其次不過殿

待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佞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諭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忘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沈漸近夏暑南方燠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彈擲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欵乞遠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慶曆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各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害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豐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

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懼其效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寬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特作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能入。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

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
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
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
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逐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
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
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
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
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
水洛本有兩寨井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
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

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恩
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
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
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一作
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
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
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
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
立事考不憚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
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

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滄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為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柳取劉滄等因致驚搔周詢却乞將滄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滄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滄守之不可然滄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事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滄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

更計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滄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滄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滄與洙爭而滄實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滄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清澗城滄築水洛

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
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害
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恐他人不能綏撫
部一有藩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無
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
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
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漸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臣伏覩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
是非陛下欲盡至公持差其臺官定奪而上礪小人不

能一詞... 堯臣與育... 育稱有宗皇帝朝移橋... 事狀至堯臣元... 吏者行殺害及掘光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三日
為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
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
其言別令呂覽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
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
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

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
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為
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
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
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
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
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
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
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摩畫錢穀至有強
借家民錢二十萬買買天下官必貨至稅果菜之

類細碎刻剥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
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
窘迫之用人一作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
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
而王礪証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
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之用人一作之際將
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証奏
平人為殺人賊凡直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
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
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

狀其罪三也四曰扶私希旨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
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
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敏是
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悞感且吳
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與
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
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
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
臣不能安心畏劾其誣奏慎敏遣吏殺害及扶私迎
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令侈小人一作恣情妄作

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
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而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
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
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
聖恩釋放自王礪安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
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
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
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

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別造過愆若孺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

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一作提刑體量然

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為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有只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持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節言一不才願者所貴朝廷

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節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節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友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三府取節節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今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人斤茶筍子同前

臣伏覩昨省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

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總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
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
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
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
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
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
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
國家大患一西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
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地方至西界當今民每
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歲

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
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淮
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
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
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
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穢物則彼必煩亦要十數
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
十萬斤比虜更一作要三十萬中國豈得不因此
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
顧國家利害唯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

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
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
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
為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用侵地劄子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
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揚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
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
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
吊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

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
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
無捍蔽便為孤壘其一作賊意言不地他時自

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於川則延州賊有以此

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北

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

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

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

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

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

兵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
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
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
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吳
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
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
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
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奏議卷第九

論麟州事宜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乞罷鐵錢劄子 同前

論耕禁地劄子 同前

論磬務利害狀 同前

相度銅利狀 同前

右五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討蠻賊劄子 若以其一作若

論湖南蠻賊劄子 便形虛喜謂一作勝因此一作取巡檢

捕賊官等檢字無乞少一作

論水洛城事宜劄子

初禁澶等奏來

一作德慎軍釋

放而釋党留諸族

一作蕃族

畏澶之威信

一作畏澶之信

驚疑七

一作邊臣

自用兵以來

一作西用兵

應副

之

其不便四也

其字上脫

築城

築字上

可成

圖其可

也

再論水洛城劄子

小將

二字

若却移

此上一

邊防

利便

體無不便

黨護

一作助

武士

一作人

澶實有功效

其理不曲

又有理不曲

極多

一作回多

絕少

一作殊築水

洛耳

洛字下

艱辛

一作勤

是功

一作而

不肯

一作無蕃族

一作主

別致

別字

黨庇

一作顧慮

論陳留橋事劄子

爭陳留橋事

橋字上

亦

論任人之體劄子

又令今後

無

論大斤小斤劄子

大斤小斤

一作小斤

所說

一作

